

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二部：

烽火春夢 (六)

莊烈

花月虛度二十年

主僕情深益增淒楚

民國三十六年春共軍四野林彪，接收俄軍擄獲之日本武器後，戰力大增，企圖攻略四平，一舉切斷中長鐵路國軍之補給線，進而威脅東北國軍大本營——瀋陽。共軍李運昌所屬之二十七旅，正奉命由遼源趙大把向四平集結。一天下午共軍二十七旅到了朝陽二十家子，忽然接到秘密電臺報告：「趙大把被林惜嬌、閻充攻陷，團長王老早被俘。」旅長立刻召集三個團長到旅部開會，三個團長聽到消息，個個面面相覷，不發一言。旅長道：「本部奉命向四平挺進，限令固然急迫，但非先奪回趙大把不可。」他注視着一個團長，道：「鄭團長！限你在明日凌晨以前奪回趙大把。」鄭團長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趙大把距此百餘華里，況且大雪紛飛，天寒地凍，旅長莫非在開玩笑？」旅長道：「正因如此，才派你前去，唐朝李樂雪夜下蔡州擒吳元濟，正是乘敵人不備，才建立奇功。」鄭團長聽了，憤然解下腰間配鎗，向桌上一擲，道：「旅長殺了我好了，否則我舉鎗自戕。」旅長怒道：「這是命令，如果

明日凌晨你拿不下趙大把，再自殺不遲，現在尚非其時，我再說明白些，立刻就出發，明日凌晨聽你的捷報。還有閻政委仍然潛伏在趙大把，連絡上以後，聽他命令行事，不得有誤。」說完起身離去。鄭團長回到團部，立刻傳令全團連營長到團部集合，他在連營長到齊後，撲通跪在地上，向大家咚！咚！咚！叩了三個響頭，大家慌道：「團長！這是幹甚麼？」鄭團長道：「你們聽着，趙大把丟了，旅長限令本團於明日凌晨奪回，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你們回去準備，立刻出發，限明日凌晨以前到達目的地，輕裝，強行軍，聽清楚了沒有？」連營長聽了，個個面色凝重，默默無言。

林惜嬌攻下趙大把後，找到了林雀的人頭，就是不見屍體，她帶着林燕和侍衛數人，尋遍全城，且行且哭，始終不見踪影。於是命令刁副官分別邀請各部隊首長到城隍廟開會，一時劉大風、閻充、苑九和，和我都到了，林惜嬌坐定後，下令道：「帶王老早！」王老早帶到，祇見他面目猥瑣，後腦杓拖了一根小辮子，因為一隻眼睛被林雀抓瞎了，包着紗布。林惜嬌一見，恨不得

將他碎屍萬斷，按下怒氣道：「王老早！你好殘忍，我問你林雀的遺骸為何不見？」王老早道：「不知道，也許被野狗吃了。」林惜嬌氣得眼淚直流，怒道：「胡說！給我掌嘴！」早走上兩個士兵，一人抓着，一人劈劈啪啪擱了他幾個嘴巴，王老早嘴唇被打得涇涇流血，辯道：「委實不知。」忽見刁副官進來向林惜嬌報告：「林雀的遺骸，已在亂葬崗上找到了。」林惜嬌聽了站起來道：「偏勞各位代問口供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完跟刁副官去了。

我道：「這王老早早是張勳辮子軍餘孽，壞事作絕，當年張勳復辟失敗後，被民軍抓到，用一個大玻璃瓶子裝着，在北京大街上示衆，我們何不把他押到大街上遊行示衆？然後正法，替林雀報仇。」苑九和站起來大嚷道：「太便宜他了！剝皮！活剝他的皮！」劉大風道：「如何剝皮？」苑九和道：「先用刀在他頭皮上劃一個十字，澆上水銀，和剝鬼子一樣，簡單極了，我來動手。」我道：「苑團長休得胡言亂語，一切等林司令回來發落。」

少時，林惜嬌回來了，道：「林雀遺骸找到

了，已凍成冰塊，正叫人用熱水浸泡，等肢體軟了，再將頭頸縫合了，用棺木盛殮，運回錦州埋葬。」說罷嚎啕大哭。眾人見了，俱各落淚。劉大風勸道：「現在不是哭的時候，趙大把新破，亟待善後。」林惜嬌收淚道：「劉叔說得極是。」於是她向王老早繼續審問：「有一名閩漢儀押在那裏？爲何不見？」閩充聽了，驚得跳起來，問道：「那個閩漢儀？」林惜嬌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也不必隱瞞了，就是令郎閩漢儀。我攻打趙大把的目的，就是爲了營救令郎。」閩充道：「太不可思議了，這樣重大的事情，爲何不先和我商量，一直瞞着我？」林惜嬌道：「這其中有許多隱情，故而相瞞，其中蹊蹺，祇有令弟閩惠恩知道，一時不便細說。」閩充道：「舍弟已失蹤數月，莫非遭了不測？」林惜嬌道：「今年春天我在北平六國飯店會見過他，以後就不知道了，令弟行動詭異，難道閩司令不曾察覺？」閩充道：「確實不知。」劉大風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等散會後，再慢慢說與閩司令知道。」閩充聽了，早已瞭然於胸，祇是悶悶不樂。

林惜嬌向大家問道：「各位！王老早如何發落？」我道：「暫時收押，繼續追查閩漢儀下落，如果將他殺了，線索就斷了。」閩充念子心切，道：「可否先把王老早交給我帶去？我慢慢盤問他？」林惜嬌道：「理應如此，不過要小心了，免生意外。」閩充連聲應道：「遵命，遵命。」散會後，各自回營，林惜嬌回到廟後一間空房，林雀的人頭已經縫合好了，換上衣裳，停在一塊木板上，一張秀麗的面孔，已扭曲得不成人形，林惜嬌

見了，忍不住撫屍慟哭，見者無不落淚，眾人勸住了，找來白布將屍體覆蓋了，素燭白幡，紙灰飛揚，好不淒涼！到了晚上，林惜嬌主僕情深，便在林雀靈前搭了張床舖守靈。我料理完了公事，不時到城隍廟探望，二人見面，淚眼相向，相對唏噓。林燕更小心翼翼伺候，須臾不離。到了半夜，林惜嬌因連日悲傷過度，又兼冒了風寒，發起燒來，祇覺口乾難忍，恍惚中喊道：「林雀！茶，給我茶！」案上素燭，忽明忽滅，無風自搖，林雀來到床前，道：「司令！幽明異路，我不能伺候您了。」說罷飄然而去。林惜嬌正要伸手去拉她，忽聽有人在耳邊啼哭，林惜嬌睜開眼睛，看見林燕站在床前，滿面淚痕，驚道：「妳哭甚麼？」林燕道：「我聽見您在睡夢中，呼叫林雀的名字，因此啼哭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挽我起來，到外面走走。」林惜嬌披上一件皮裘，由林燕挽扶着，來到門外。那漠漠雲天，大雪兀自飄個不停，寒風如刀，鼻子呼吸都感疼痛，忽聽隱隱傳來一陣女人哭聲，林惜嬌道：「夜深了，甚麼人在哭？」林燕道：「祇因日間戰爭，殃及無辜百姓，因此有人夜哭。」林惜嬌嘆道：「聞道西涼州，家家婦女哭。戰爭何日平息？真苦了百姓了。」林燕道：「雪大風寒，進屋去吧。」

林惜嬌道：「弟兄們枕戈待旦，我獨畏寒？」說着向廟外走去。遠處傳來哪！哪！哪！三聲梆子響，一隊士兵持鎗巡邏在廟門前經過，踏着積雪，沙！沙！作響。林惜嬌喃喃道：「朔氣金柝，寒光鐵衣，多少英雄，埋骨荒郊？」林燕道：「三更天了，進屋去吧。」回到屋裏，林燕將火盆

撥旺了，二人坐着向火，林惜嬌忽然寒熱大作，頭痛欲裂，林燕找來軍醫看了，服過藥，方安然睡去。快到天亮的時候，忽聽四面鎗炮聲大作，殺聲震天，林惜嬌驚醒，披衣坐起，命林燕到外面查看，就在此時，忽然衝進來數名共軍，將林惜嬌緊緊抓住，大呼道：「逮住了！」

同室操戈錯殺二爺

原來共軍採取李奕雪夜下蔡州戰術，一夜行軍百里，趕到趙大把，路上凍斃了許多士兵，趙大把終於失而復得，又擒住了林惜嬌。林惜嬌被俘後，共軍用繩索將她捆綁了，正要押到團長那裏請功。忽然有人來傳令道：「閩政委命令速將戰俘解到他那裏問話。」林惜嬌被押到一處地方，室內燈光明亮，地上一個大火盆，正吐着火舌，滿室溫暖如春，火盆前站着一人，赫然是閩充的胞弟閩惠恩。林惜嬌又驚又怒，罵道：「是你！你沒有死？」閩惠恩笑道：「我是九命貓，死不了的。」忽然面色一沉，喝道：「還不快給林姑娘鬆綁！」於是走上兩個士兵，將林惜嬌的繩索解了。閩惠恩又命令道：「你們統統退到外面去，沒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進來。」士兵走了，閩惠恩陪笑道：「林姑娘委屈了，我向妳告罪。」林惜嬌恨極了他，怒視不語。閩惠恩拉了一張凳子到火盆前，道：「林姑娘請坐下說話。」林惜嬌自付難逃此劫，反覺坦然了，大大方方的坐下去，伸出兩手向火。閩惠恩兩眼一直盯着她，忽然驚呼道：「林姑娘！妳的兩眼紅赤，呼吸急促，莫非病了？」林惜嬌淡淡道：「受了一

點風寒。」閻惠恩道：「病得一定不輕，發燒沒有？」說着伸出右手，向林惜嬌的額頭摸去，剛剛伸出，又縮了回來，赧然道：「林姑娘不要誤會，我沒有惡意。」林惜嬌祇是不理。閻惠恩忽然用手拍了一下額角，歡喜道：「有了！今年春天，我在北平，曾經買了一批新發明的特效藥，名叫『金徽素』，治感冒發燒最有效，現在還剩下幾粒，我去找來，林姑娘服下，一定藥到病除。」說着轉身向桌邊走去。林惜嬌見機不可失，迅即在腰間掏出那支小號左輪手鎗，逼進一步，朝着閻惠恩的後腦，砰！開了一鎗，閻惠恩應聲倒地，鮮血汨汨直流，閻惠恩躺在地上，痛苦的叫道：「林姑娘！妳錯了！我拿樣東西妳看。」說着從口袋掏出一張紅色「派司」，林惜嬌瞥見，頓時驚呆了，撲通跪了下去，拉着閻惠恩的手，哭喊道：「閻二爺！你爲何不早講？天哪！我作了些甚麼？」閻惠恩道：「快去把門關上，不能有人進來，我是不行了，在我死之前，我有話告訴妳。」林惜嬌跑去關好門，回到閻惠恩身旁，哭道：「閻二爺你不能死，我去找醫生。」閻惠恩道：「不可，身份暴露，兩人都危險，趁我在嚔氣之前，有重要事情交待妳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二爺，你說。」閻惠恩道：「我是長白三號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我是五號。」閻惠恩道：「上次在黃土坎給妳密函的『同路人』就是，在饅頭裏下砒霜，毒死劊子手大鬍子的也是我。還有那個莊參謀，勾引我的侄媳婦珮姐，我在錦州山神廟裏，原想殺了他，一者念他是一個人材，二者我知道林姑娘一直深愛着他，故不忍心下手。」說到這

裏，嘴裏連連噴出大口大口鮮血，林惜嬌用衣袖將他的嘴角揩乾淨了，焦急的望着他，閻惠恩慘笑道：「謝謝！說來真可笑，我也深愛着林姑娘，但是我不配。」林惜嬌流淚道：「二爺！快不要說傻話了，你太偉大了，如果我早知道，就不會處處與你爲難了。」閻惠恩道：「聽到林姑娘這句話，雖死我也感到滿足了。」忽然外面有脚步聲傳來，閻惠恩道：「有人來了，林姑娘快些離開此地！」林惜嬌道：「你呢？」閻惠恩道：「不要管我，快些走！慢了就来不及了，把燈熄滅，摸黑逃出去，如果有人問口令，答：『白雪』即可順利通過。還有我這張『派司』妳也帶走，將來繳還上級，就說我殉職了。」說完氣絕。林惜嬌含淚向閻惠恩拜了幾拜，立起身來，吹滅燈，潛出房去，消失在黑夜中。

死裡逃生兄妹相聚

共軍雖然奸計得逞，奪回趙大把，俘擄了林惜嬌，但在行軍途中，却爲政府一支地方部隊發覺，暗中派出諜報人員追跡偵察，在路上擄獲了一個凍傷的士兵，問道：「你們雪夜行軍，到那裏去？」共軍答：「到趙大把擒林惜嬌。」諜報人員大吃一驚，飛報司令林西慶知道。林西慶駐防在清河門的時候，因細故與堂妹林惜嬌失和，不相往來久矣，後來林西慶因縱兵殃民罪名，扣押在東北長官部軍法處，幸賴林惜嬌奔走營救，不久獲釋出獄，重回到清河門。而林惜嬌已率部到黃土坎去了。林西慶心懷感激，正思有以報之，聽到這個消息，知道林惜嬌危矣。他知道

共軍雪夜行軍，長途跋涉，士兵必然疲憊不堪。於是他挑選了三百名騎兵，銜枚疾走，緊蹙其後，正是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」。但趕到趙大把，還是遲了一步，林惜嬌已兵敗被俘。

林惜嬌逃了出來，天色已漸漸亮了，漫天大雪，仍然飄個不停，地上白茫茫一片，不辨東西。林惜嬌原已病了，只覺寒風砭骨，寸步難移，她喃喃道：「我要死了！我快要死了！」忽見後面有數團黑影，飛也似的捲來，她知道是追兵來了，接着幾聲鎗響，鎗彈落在她的身旁，嘆！嘆！有聲；她用盡氣力，嘶喊着向前奔跑，怎奈雪深沒脛，一脚跌下去，再拔出來，十分困難。最後手足並用，在雪地裏爬行，終因體力不支，倒在雪地裏，失去知覺。雪仍在飛，風仍在號。

林惜嬌醒來，已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，床前站着一人，歡呼道：「妹妹醒了！」林惜嬌哭喊一聲：「哥哥！」人便昏了過去。軍醫早已等候在床邊，經過一番急救，林惜嬌又悠悠醒來。原來林惜嬌正在危急的時候，林西慶率領的騎兵，適時趕到，擊退了追兵，見雪地裏躺着一人，審視後，竟是林惜嬌，林西慶大喜，急命士兵送到安全地方，找來醫護人員急救，繼續率領人馬，猛攻敵軍，共軍雖然倖倖取勝，終因雪夜行軍，士兵沿途凍斃者太多，到了趙大把已剩下不到一半了，亦多體力透支，疲憊不堪。林西慶的騎兵，如猛虎出柙，銳不可當，一番猛攻狂打，終於將共軍全部消滅，團長鄭某，拔鎗自殺。正應了他出發前說的：「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。」的讖語。

劫後重逢恍若隔世

我和閻充、苑九和等，因為白天一場勝利，正躊躇滿志，全未防範，萬萬沒有料到共軍會利用雪夜奇襲，倉惶應戰，自然不敵，最後被迫，撤到郊外，趙大把再度陷落。林惜嬌帶着林燕住在城隍廟裏，身邊沒有一兵一卒，因此被俘。

戰事初起時，林惜嬌聞警，命林燕到外面打聽消息，林燕剛走到街上，敵人已衝進廟裏，林惜嬌因變起倉促，悲憤填膺，想拔鎗自殺，已經來不及了。她怕林雀的遺骸遭到凌辱，一脚將火盆踢翻，火燒着了床架，立刻引起大火。迨林燕返回廟裏，已烈燄冲天，林惜嬌早已失去踪影。她躲在一間民房裏，好不容易捱到天亮，這時外面鎗聲，已逐漸停止，街上開始有人行走。她化裝成一名村姑模樣，來到街上，打聽消息。從行人口中知道共軍已經被擊退，國軍再度佔領趙大把。她爲了打聽林惜嬌的下落，到處奔跑，最後來到一處民宅，看見門前站了兩個衛兵，她表明了身份，立刻被引了進去，到了一間房門前，祇見裏面人影幢幢，個個面色凝重，她一眼便認出其中一人是林西廣，正焦急的站在一張床前，嘴裏不知說些什麼，她衝了過去，喊了一聲：「林司令！」便哭了起來。林西廣見是林燕，道：「妳來得正好，她正在問妳呢。」說着向床上指了指。林燕見床上睡了一人，面如黃臘，雙目緊閉，不正是苦苦找尋的女主人嗎？她情不自禁的，張開雙臂，撲了上去，林西廣一見，連忙伸出一手，將她拉住了，道：「她病得很重，服過藥

，剛剛睡着了，不能驚擾她。」林燕兩手摀住嘴巴，忍住了哭聲，目不轉睛的望着床上的女主人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悲傷。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林惜嬌睜開眼睛，林西廣見了，笑道：「妹妹！妳看是誰來了？」林燕迫不及待的奔到床邊，道：「司令！我是林燕。」說着嗚嗚的哭了起來。林惜嬌伸出一隻裹了紗布的手，拉着林燕，虛弱的道：「不要哭了，來了就好，妳是怎樣逃出來的？」林燕將經過情形說了，林惜嬌道：「劉叔和莊參謀他們呢？爲何不見？」林燕道：「不知道，街上到處都是屍體。」林西廣道：「妳好好養病，我已派人去連絡，一有了消息，就告訴妳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廟裡既然失火，林雀的遺骸，想必還在裡面，請哥哥費心，好歹把她的骨灰找到了，將來運到錦州故鄉去安葬。」林西廣道：「妳放心好了，我這就派人前去找，一切照着妳的話去作。」

聽說敵人退了，我與閻充收集殘部，回到趙大把，已近黃昏時候了，因就心林惜嬌的安危，匆匆趕到城隍廟去看，祇剩下一片瓦礫了。正焦急間，忽見有數人來了，其中一人驚呼道：「那不是莊參謀嗎？」我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林司令的衛士。」我道：「未曾見過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是林西廣林司令的衛士，參謀自然不記得了。」我道：「你們到這裡來幹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奉了兩位林司令的命令，來尋找林雀的骨灰。」我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林司令她人現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參謀問的是林惜嬌林司令嗎？」我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她病得很重，已變成肺炎，因戰地醫藥缺乏，已送到錦州治療去了。林司令行前還頻頻問起您呢。」我道：「林燕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也陪着到錦州去了。」我嗒然若失，想起一場戰禍皆因我而起，愧疚之情，無以復加。於是我幫着在灰燼中找到了林雀的遺骸，早已燒成焦炭，用瓦罐裝了，送到林西廣營中。林西廣在獄中，因為我會幫過忙，寫信託人打點，因此對我十分感激，見了我立刻設宴替我壓驚，連閻充、苑九和等，都邀來了，就是不見那劉大風，後來雖經到處尋找，始終沒有下落，林惜嬌的人馬，祇得暫由林西廣指揮，此是後話。

難兄難弟押我回部

趙大把拉鋸戰，凡三進三出，戰況慘烈，軍民死傷無數，廬舍多成廢墟，消息傳到瀋陽東北長官部，杜軍明長官大怒，親下命令：「該員膽大妄爲，着即交付軍法審判。」軍法處接到杜長官命令，立派督察蔣玉銘到趙大把押解。那蔣玉銘抗戰時，和我同在昆明防守司令部任職，戰時大家都很苦，曾一同逮過螞蚱（搶香煙屁股）、泡過廉價露天小茶館，也曾一起和驢神打過架（驢音陀，驢神即流氓），感情甚好。他到了趙大把，念在過去交情份上，沒有爲難我，也沒有給我加上刑俱，兩人由凌源乘火車，當天晚上到了錦州。我因掛念林惜嬌病情，想去看她，便和蔣玉銘商量，蔣玉銘聽了，道：「老莊！到了甚麼節骨眼了？你真是的……」他嘆了一口氣：「我把你好有一比。」我道：「比作何來？」他道：「算了，算

聽了一愣，道：「劉先生失蹤了，莊參謀在獄中，小姐怎麼問起我來了？」林惜嬌聽了，驚得幾乎站立不穩，林燕趕緊向前攙扶了，囁嚅道：「是我不好，我怕您病中經不起打擊，因此一直隱瞞着。」林惜嬌聽了，表情木然，一言不發，匆匆向後院走去，一路上腦子裡一片空白，沒有感覺，也沒有悲傷。她到了客廳，拿起電話聽筒，先撥了一個電話給東北行轅董將軍，說了幾句話，又撥另一個電話，電話接通了，她道：「我是東北行轅董將軍介紹，我要找杜長官講話。」對方答：「杜長官不接電話，妳有甚麼事情請找參謀長好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請撥過去！」參謀長室少校參謀余悌康，正拿着兩支電話聽筒，忙得不可開交，聽到是一個女人的聲音，答道：「參謀長室，妳貴姓？有甚麼貴事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我姓林，我想向您打聽莊健倫莊參謀的消息。」余悌康輕輕罵了一聲：「他媽的！又是女人找。」林惜嬌道：「請說話。」余悌康更火了，狠狠的道：「槍斃了！」林惜嬌驚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余悌康道：「那小子罪大惡極，槍斃了。」林惜嬌頹然放下電話，教林燕磨墨，找出一支大字筆，濡飽了墨，在正面粉牆上，寫道：

萬金寶劍滅秋水，廿載花月成虛度。
我志未酬心猶苦，知音不在憑誰訴？

寫完丟下筆，到室內把保險櫃打開，檢出幾十粒藍寶石，用絲帕包了，塞給林燕道：「林燕！這個妳拿着，賣些錢將來也好度日。」林燕不接，林惜嬌道：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妳走吧，我用妳不着了。」林燕接過絲帕，用力向地

上一摔，嘩啦！一聲，藍寶石撒了滿地，一粒一粒閃爍着藍色火燄，好像要爆炸似的，林燕撲向前，跪在地上，抱住林惜嬌的一條腿，大哭道：「司令！」林惜嬌一脚將她踢開，向前邊花園一間空房走去，打開門，正面桌上供了林雀的骨灰罐子，她肅立在桌前，行了三鞠躬，出來把門掩上，又回到後院客廳，林燕一直緊跟在後面，寸步不離。林惜嬌道：「去把那塊『龍抱石』用布包好了拿來，還有那把日本武士刀，也一齊拿來。」林燕照着作了。林惜嬌道：「備馬，我要出去。」林燕備好馬回來，林惜嬌已穿上那件她最喜歡的大開叉黃緞綉花旗袍，左手握着武士刀，刀柄上掛了「龍抱石」，右手執着馬鞭，站立在客廳門檻裡，問道：「馬備好了？」林燕道：「好了。」林惜嬌出了客廳，向外面走去。林燕道：「我也跟您去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妳留在家裡。」林燕道：「一定要去。」林惜嬌怒道：「妳敢抗命？」林燕道：「抗命也要去。」林惜嬌大怒，舉起鞭子，向她背上唰！唰！連抽了三鞭，林燕哭道：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要去。」林惜嬌丟下鞭子，抱着她哭了一聲：「林燕！」於是兩個人緊緊抱在一起，哭成一團。林惜嬌止住哭聲，道：「林燕！妳太傻了，鞭子都打不走妳。」林燕道：「莫說鞭子，就是死也死在一起。」林惜嬌撫摸了一下林燕背上傷痕，三條傷口，正涇涇流血，浸透衣裳。林惜嬌道：「我很抱歉，無端傷了妳，我想認妳作我的妹妹。」說着親熱的叫了一聲：「妹妹！」林燕哭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」林惜嬌把她推開道：「我得走了。」林

燕道：「我呢？」林惜嬌嘆口氣道：「要跟妳就跟着吧。」林燕道：「我也換件衣服去。」說着到屋裡換了一件絳色洋裝出來。到了馬廐，林惜嬌把武士刀掛在馬鞍上，「龍抱石」放在馬褙裡，一躍上馬，出了大門，林燕亦上馬跟在後面。

老和尚搶驢窮追趕

大路旁坐了一個老和尚，一襲袈裟，滿臉污垢，兩手托鉢，正向路人求佈施，林惜嬌看了可憐勤住馬，將拇指上一顆鑽戒拔下來，向老和尚鉢中丟去，嗆啷！一聲，丟個正着。然後她加了一鞭，向大路上奔去，林燕嬌叱一聲，銜尾追去，如捲起兩朵彩雲，轉瞬即逝。老和尚檢起鑽戒，將鉢往空一拋，悲號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撩起僧袍，邁開大步，亦沿着大路追了下去。忽聽嘍！一聲，一輛軍用吉甫車，停在面前，一個駕駛兵跳了下來，指着老和尚罵道：「和尚！你想死？」老和尚雙手合十，陪笑道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駕駛兵走回車上，猶怒氣不息，道：「走路不長眼睛！」老和尚道：「祇因做寺失火，故而慌張。」駕駛兵道：「你廟裡失火，干我屁事！」老和尚眼睛一亮，由僧袍裡掏出一捲鈔票，塞給駕駛兵，駕駛兵一愣，道：「幹甚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我想搭個便車。」駕駛兵道：「不行，我有公事。」老和尚又掏出一大捲鈔票，丟進車裡，哀求道：「施主好歹行個方便，寺裡慘遭回祿，我要趕回去救火。」駕駛兵看了那許多鈔票，不覺心動，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上車！」老和尚爬上車，駕駛兵道：「甚麼地方？多遠？」

寫現

「老和尚道：『錦州城西南，四十華里，駱兒山下。』」駕駛兵道：『我不認得路，你記清楚了。』說罷發動引擎，向西南馳去。約摸走了一個小時，已來到駱兒山下，駕駛兵道：『車子開不過去了。』老和尚道：『到了，謝謝！』說罷下車，駕駛兵調轉車頭，飛馳而去。老和尚撩起僧袍，繼續向山上奔跑，忽聽傳來一陣鈴聲，一匹黑驢迎面而來。驢背上馱了一個老頭，一身莊稼人打扮。老和尚俟那驢子走近了，疾然出手，將老頭拽了下來，老頭冷不防，重重跌了一跤，痛得在地上打滾，老和尚跨上驢背，騎着跑了。老頭一見，顧不得疼痛，爬起來追趕，已走遠了。老頭狂嗥：『捉強盜！捉強盜！』待他看清楚了是一個出家和尚，又改口罵道：『禿驢！你下地獄，不得好死！』忽見老和尚扭身一揚手，飛出一塊石頭，直取他面門。『啣！』的一聲，打個正着。老頭

火更大了，連髒話都罵出來了：『老和尚！操你的媽！』老和尚不慌不忙的，還要打人！老和尚故作聽不見，跑得更快，一會不見了。老頭看見地上有一個黑布小口袋，正是老和尚用來打他的物件，痛不得打在臉上，痛，他撿起口袋，裡面硬梆梆的，掏出來一看，赫然是一隻黃澄澄的金鑰子，掂了掂足有二兩重，買一隻驢都用不完，他裂開嘴笑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
全一冊定價臺幣貳佰元

喬家才著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一、二集合訂全一冊平裝貳佰元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